

何冀平： 「香港速度」 創作主旋律

在新中國即將迎來七十華誕之際，一部與眾不同的紅色主旋律影片《決勝時刻》（又名《中國1949·香山之春》）日前登陸內地影院。電影講述了一九四九年春夏，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進駐北京香山期間發生的故事。與同類影片相比，《決勝時刻》充分展現了偉人們感性的一面，特別是其中三個虛構的年輕人，成為貫穿宏大敘事、透視歷史洪流的新鮮視角。

近日，大公報對《決勝時刻》編劇、香港著名作家何冀平進行了專訪。何冀平說，通過撰寫《決勝時刻》深切感受到，七十年前的「立國」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七十年後的今天將迎來新的發展。何冀平還提到，自香港回歸以來，文藝界對這類題材的展示也不夠，但香港絕大多數從事文化藝術的人士都有一顆中國心。



▲何冀平是劇作界的「救火隊」



▲鏡頭裏的毛澤東就是平常人家的父親

網絡圖片



閃亮的名字
新中國70華誕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趕快！趕快坐最近一班飛機來北京！」聽到電話那頭急促的聲音，正在香港影院看電影的何冀平心頭一緊，預感硬仗將至。

打來電話的是著名製作人張和平。為迎接國慶七十周年，北京市委打算拍攝一部具有「北京紅色元素」的獻禮片，於是一九四九年春天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進駐北京香山的那段歷史，成為了最理想的歷史切面。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導演黃建新和博納總裁于冬接受了拍攝任務，電影需要在二〇一九年國慶之前與全國觀眾見面。但他們心裏清楚得很，一部常規電影的創作周期至少需要一年，即使立馬開工，時間也是緊之又緊。最要命的是，電影劇本尚一字無有。黃、于二人腦筋飛轉，決定立即求助張和平。三方碰面後，張和平脫口而出：「快找何冀平！」

祖籍廣西、長在北京、定居香港的何冀平，是劇作界的一名奇女子。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一部《天下第一樓》轟動京城話劇界，只有三十多歲的編劇何冀平很快成為圈中星曜，被曹禺等前輩寄予厚望。然而，為與家人團聚，何冀平決定移居香港。在短暫的適應期後，《酸酸甜甜香港地》、《投名狀》、《明月幾時有》等劇本如熔岩噴湧一般，不斷衝出何冀平的筆端。這些精彩的作品既提振了香港文藝界，也推升了何冀平事業的新高度。

儘管已在香港成功闖出一片天地，但何冀平始終堅信，自己的創作精神有兩個不同的源泉。「我在北京求學，後來在『人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擔任編劇，這些經歷給予我一種十分深厚持重的文學觀念。到了香港後，那種拚搏高效、不斷進取的商業氛圍，又慢慢浸染到我的創作之中。」何冀平笑着說，也許正是這種雙面的經驗與歷練，才使得張和平如此信任自己。

始終追求「與眾不同」

二〇一二年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六十年，時任院長的張和平打算拍攝一部紀念大戲。然而，五年謀劃，七個劇本，悉數未過。正當他一籌莫展之際，可巧在一次會議上偶遇何冀平。懷着對人藝的濃情，何冀平答應試試看。一周後，張和平拿到了一份一千字的劇本大綱。「就是它了！」當年九月，《甲子園》在京城隆重上演，共計二十六場。何冀平也成了劇作界的「救火隊」。

不同的歲月，相似的情形。這一次何冀平深知職責所在，不能推卻。接受創作後不到十天，何冀平交出了電影劇本大綱，依舊是一千字。黃建新、于冬等看後一致拍案稱好。這邊石頭落地，動手籌備，另一邊何冀平卻深知這次創作的最大難點其實並非時間緊迫，「前面已經有了一系列的紅色經典，而我這次必須寫出不一樣的主旋律。」何冀平說，與眾不同是每一個作家對自己作品的必然追求。

人物簡介



▲何冀平是劇作界的「奇女子」

何冀平，一九五一年出生於廣西，作家、編劇、製作人。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後加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擔任劇本組編劇。一九八九年，何冀平移居香港，投身影視創作。九二年擔任神話劇《新白娘子傳奇》編劇，九八年擔任話劇《德齡與慈禧》編劇，劇本被收錄香港中學中文課程。二〇〇七年擔任動作電影《投名狀》編劇，並憑藉該片入圍第二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二〇一八年，憑藉電影《明月幾時有》入圍第三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

▼何冀平與劇組人員在一起



事實上，何冀平在此之前從未寫過紅色主旋律作品。在她筆下，既有《新白娘子傳奇》的人仙柔情，也有《新龍門客棧》的江湖恩仇，還有《德齡與慈禧》的雍容深邃，唯獨紅色主旋律是何冀平創作版圖中的一塊處女地。因此，這一次對何冀平的挑戰，難度可想而知。

「我在影片中虛構了三個小人物，他們與毛澤東和那個時代發生緊密關聯，他們的命運都隨之跌宕，因而成為一方透視歷史的獨特窗口。」何冀平說，「我寫歷史，要加入虛構。但我的虛構都有出處和由來，不會離譜，為的是展示主題和表現人物。」由此，大膽合理的故事片結構，就成了《決勝時刻》與其他紅色主旋律影片的最大不同。

何冀平虛構了三個小人物：毛澤東的警衛隊長，北平新華廣播電台的播音員，



▲《決勝時刻》再現了中共中央進駐香山的歷史

毛澤東身邊十六歲的小戰士，全是青春面孔。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決勝時刻》首映式選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舉行。「選擇在北大，是希望讓年輕人率先看到這樣的影片，看他們的反映，聽他們的感受。我希望用這樣的作品去感染他們，讓他們受到歷史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的洗禮。」何冀平說，自己之所以設置三個年輕人，就是因為相信青春的力量一定能感動青年人。

「當下香港遇到一些困難，年輕人受到蒙蔽和蠱惑。但我堅信，混亂會過去，香港會挺住，孩子們也會有幡然醒悟的一天。」何冀平動情地說，回歸以來，香港對青少年的歷史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薄弱，文藝界對這類題材的展示也不夠，但香港絕大多數從事文化藝術的人士都有一顆中國心。「我相信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抓緊做起來，亡羊補牢，未為遲也。」

「最感性的毛澤東」

在北京大學首映時，影片的一個情節引發了全場學子的濃厚興趣。在雙清別墅，毛澤東有一天看到女兒正在捉麻雀，就與女兒溝通如何捕鳥。鏡頭裏的毛澤東就是一個平常人家的父親，教女兒撒米粒，幫女兒「看場子」，一言一態，完全脫去了以往文藝作品中偉人「高大上」的模式。現場觀眾看得津津有味，又深受感染。據片場工作人員回憶，連毛澤東的扮演者唐國強都說，這次是自己演過的「最感性的毛澤東」。

其實在《決勝時刻》中，類似的人性化描摹比比皆是。例如，毛澤東看戲會跑到後台，看見梅蘭芳就喊「拜見大師」，展現了毛澤東富於情趣的一面；發現身邊的警衛員有心儀的女孩，還會幫他寫情詩



▲毛澤東的扮演者唐國強說，這次是自己演過「最感性的毛澤東」

網絡圖片

「我這次用的是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的筆法。」何冀平說，因為《決勝時刻》的題材本身已經非常宏大，在這種題材的籠控下，作家反而要用很細節的內容去烘托人物、感染觀眾。「其實，我寫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一帆風順，但我也都踉蹌過去了。」

《決勝時刻》不僅改寫了以往影視作品中既定的偉人形象，也改變了中國紅色主旋律影片的表現形態。這次創作也深深影響了何冀平對新中國的認知，「我真切體會到，七十年前的「立國」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七十年後的今天將迎來新的發展。通過閱讀海量的歷史資料，特別是了解建國前國共兩黨的歷史，我深深體會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寫出不一樣的主旋律

在六十七天拍攝過程中，何冀平前往拍攝地兩次，前後跟了二十多天。隨拍隨調，這也是她一直以來的創作習慣。這一次，在交出《決勝時刻》劇本後，何冀平病了四個月，用她自己的話說是有點「用力過猛」。從最初面對這段歷史的一張白紙，到家裏堆滿了各種資料，書堆旁就是一杆筆、一張紙，想起什麼馬上拿筆記，直至寫出生動感人的劇本，何冀平的艱辛與付出，常人難以想像。

在剪輯室裏，何冀平第一次看樣片。當看到筆下的小警衛員返鄉後，在渡江戰役中犧牲的那一幕時，淚水不可遏止地從她的臉頰落下。這就是女作家何冀平，她的至情至性永遠像《新白娘子傳奇》一樣感人肺腑，她的天外之想永遠像《新龍門客棧》一樣驚世駭俗。她可以用「香港速度」創作出一部又一部大戲，還能用「人藝底蘊」為舞台和熒屏營造一重又一重的人文之光。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決勝時刻》拍攝現場



▲何冀平（右一）在《決勝時刻》片場



▲今年三月下旬，《決勝時刻》（又名《中國1949·香山之春》）在北京香山舉行開機儀式

網絡圖片